

崔枢华 / 著

说文解字 声训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文解字声训研究/崔枢华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0
ISBN 7-303-05163-5

I. 说… II. 崔… III. 说文解字-声训-研究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178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 168mm 1/32 印张:18.625 字数:405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定价:26.00 元

献
给
北
师
大
图
书
馆

左
拙
作
赠

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十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續文六土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木谷

◁ 序

◎ 鲁国尧

枢华同志，对我来说，可谓是旧雨新知。何以如是说？他在攻读博士期间，导师俞敏先生于1995年7月2日突发心肌梗塞辞世，俞师母和王宁先生要我帮助枢华完成学业，我学殖荒疏，岂敢应命？但是力辞不获免，此后与枢华的晤谈、通信日益增多，自相识而至于相知。他的令人可钦可敬之处甚多。他父亲病革时，他和兄弟姐妹们都克尽孝道。他尊师，俞师母和他的师兄、师姐众口一辞。多年前看报纸，有一则新闻报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在谈到当时高校知识分子待遇时，引用了“天地君亲师”这样一句古话，我小时候曾在家乡的很多人家看到大书这五个字的中堂，当然解放以后绝迹了。枢华孝亲、尊师，实在值得称道，因为这样的美德现在许多人“弃之如敝屣”了。枢华是位笃行君子，我敬重他，引作知交已是数年，所以称他为旧雨。其为学也，亦以务实为本，不躁不浮。我们所研究的这门学问，旧时称为“朴学”。枢华同志为人诚朴，能耐寂寞，肯下苦功，以朴人而治朴学，可谓“得其所哉”。

枢华同志的《说文解字声训研究》即将付梓，他要我作序，我因对枢华敬其人而重其文，又因为这本书的前身——他的博士论文，从定题、开题、答辩到所进行的一系列修改，他

也曾和我商量讨论过，对这本专著的形成过程，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于情于理都不便推辞，只得勉力写成这篇文章。

枢华同志在《说文》上所下的功夫，在他这个年龄层次的人中，能和他相比的大概是不多的。他和他的合作者在作《标点注音说文解字》时，为《说文》中所有的字都编了序号。记得在他博士论文答辩时，有一位先生问他：“你们给的《说文》的文字编号，依据的是陈昌治一篆一行本，最大的号码是9 430；而日本有《加番说文解字》（按，“番”，番号也。）依据的也是这个本子，最大编号是9 431，这是为什么？”枢华同志回答说：“日本人的这本书，我还没有机会读到。至于字数上的出入，可能与对‘笑’的处理原则不同有关。旧本《说文》‘笑’字下，徐铉虽然注明‘此字本阙’，但将它补在‘竹’部最后，不视作‘新附字’，这可能是《加番说文解字》所本（按，后来他看到《加番说文解字》，‘笑’确实被编入总序号中）；我们则完全依据陈本，陈本‘笑’字则按‘新附字’对待，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字排在总序号中。《说文》版本中问题很多，比如旧本‘口’部、‘不’部‘否’字误重，一篆一行本‘言’部更误重‘诒、误’二字等。如果以为应该增入的一律增入，应该删除的一律删除，还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编序号时概据陈本，有关版本的问题只在校勘记中说明。”我想，不是平日对《说文》下过功夫，不是好学深思，这个问题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的。

凡是研究汉语史的学人，都知道“声训”，一提到“声训”，就想起刘熙的《释名》。其实刘熙之前，“声训”早已存

在,《论语·颜渊》中的“政者,正也”即是,清代学者张金吾的《广释名》搜集了很多先秦的声训资料,只是《释名》声训最多,因而最为著名。学人们也知道《说文》里也有声训,如“日,实也”,“月,阙也”之类,事实上,《说文》的声训不是少量,而是大量,前辈学者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人就作深入的研究,更不要说穷尽式的研究了。枢华有见于此,奋然而起,以承担难题为己任。研习汉语史的学人都了解,欲钻研《说文》声训,除了需要说文学的功底之外,还要求有很好的古音学、训诂学的基础,还需要有古代文化学的全面修养。枢华同志在北师大从事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近三十年,发表过多篇与《说文》、《尔雅》、《广雅》等有关的学术论文,成绩卓卓,可以说具备了研究这一课题的良好基础。枢华同志不但注重重视传统国学,尤其可贵的是,作为世纪之交的专家,他采用了先进的科研手段,即利用微机编程,把有关的声训材料都录入数据库中,在此基础上做成了《说文声训音谱》,这大大保证了谱表的科学性,在著作的过程中,他又时时就多个检索点,从数据库中系统地调用各种材料。这与从前的学者单纯凭借记忆或者靠抄卡片的办法相比,其进步、其效率、其精确是不言而喻的。这使我不禁吟诵起宋人朱熹的两句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沈。”从枢华的成功可见,传统学科的研究,必须借助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

他所从事的这个课题,无论对于说文学,或对于古音学和词源学,无疑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课题,不但难度大,而且需要十二分的细心。由于是对《说文》中的声训现象进行

穷尽性的搜辑和分析，所以必须以许书9 430个被训释词为参照对象，用全部说解文字逐一与之对比，考其声音，察其训诂，从中甄别出与被训释词形成声训关系的语词，然后逐条进行分析。有些材料往往需要经过反复考虑，再三斟酌，才能决定去取。严复自述翻译的经历时，有句名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看可借来喻此中甘苦。不用说整个论文的写作，仅是处理这批资料，建成《说文》声训数据库本身，所花费的精力，所需要的耐性，可为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我想，只有那些愿意献身学术、忠于事业的志士才肯去做，才能做成。此处要特别提及的是，1997年11月，枢华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以后，他没有趋时逐利，急于发表，而是认真体会答辩时诸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了十分认真的修改，对四千多条声训材料重新进行了审查，甚至对数据库也加以调整，将声训材料细分为8种类别，并扩写、增加了个别章节。如此精益求精，能不令人叹服！

由这样一位有几十年教学与科研经验的学者，下了这样一番功夫，以这样认真的态度完成的这本专著，其中自然胜义纷披。譬如根据许书声训材料概括出来的《说文》声训古韵部和古声纽分布表，以及在分析《说文》声训材料中语音交替的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的若干组未见发生语音交替的声纽和韵部，这些结论对于同源词和古音学研究必具重要意义；此书从声训的角度对于古音“冬”部的考察，将令音韵学界瞩目。书中提出了同组同源词声、韵相对集中，各有其重心，研究同源词须力求确定其重心，各组同源词的派生是有条件的，其内部的语音

交替也是有限的，研究同源词也应该理清其衍生范围等，这些关于同源词之间在声音上的关系的见解皆发人深省。其他如对联绵词不能拆开解释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对旧的合音说大胆发挥；对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等派生过程的探讨等，惬意贵当。我相信这部专著，会为研究先秦音和汉音以及专治词源学与说文学的学人，提供大量有用的材料，会给他们带来有益的启发，我也相信读者诸君在阅读这部专著时，会感受到作者的思考，也会为作者严肃认真的精神所感动。

枢华多次说过，确定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之间是否存在声训关系，特别是在语句为训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声训关系，虽然力图避免主观性，但是在没有其它可以参考的材料时，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处理，迫不得已也。我想，这就难免有失之过宽特别是求之过深的现象，也就是说，很难做到完全避免主观性。不过，那大量的统计数字中，如果是两位数，只个位数有些出入；如果是三位数，只是后面的一位数或两位数有少量的差异，那么整个结论大体上仍然可以成立。我得说明一下，这并不是回护的遁词，因为要将《说文》中的每一个声训都确定无误，实在是难乎其难的事。有些问题需要很多人的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甚至只能得到部分的解决，这在科学史上不乏其例。这部书中还会存在其他缺点或者错误，我相信枢华同志一定会热忱欢迎读者对他的批评和指正，他是位治学严谨的人，凡是严谨的人，必定谦虚，这是铁的真理。

2000年3月25日

于金陵愚鲁庐荒疏室



【上编:《说文》声训论】

序 鲁国尧〔1〕

绪言〔1〕

一、题旨〔1〕

1. 本课题是《说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2. 本课题是声训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3〕

3. 本课题取材于《说文》，是基于《说文》
声训的特殊价值〔5〕

二、任务和目的〔9〕

1. 说明许书声训的基本情况〔9〕

2. 编制《说文解字声训音谱》〔10〕

3. 据许书声训资料讨论上古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0〕

4. 就许书声训所提供的部分材料归纳同源词之间
音义的相对对应关系〔11〕

5. 就许书声训讨论同源词派生的若干问题〔11〕

第一章

前人对《说文》声训的研究和我们所做的工作

.....	[13]
一、前人对《说文》声训的研究	[13]
1. 段玉裁的发现	[13]
2. 邓廷桢的《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	[14]
3. 黄侃先生的研究	[15]
4. 沈兼士先生的研究	[16]
二、我们的工作	[16]
1. 对《说文》版本的选择和校勘	[17]
2. 对声训现象的确定和分析	[19]
3. 关于《说文解字声训音谱》的编制	[34]

第二章

《说文》声训的基本情况

一、《说文》成书的背景	[37]
二、声训在许书中的地位	[40]
三、许书声训的几种形式	[44]
1. A: A'式声训	[48]
2. AB: A'B'式至 A: A'B'式	[61]
3. A: B+B'式	[69]

第三章

对历史语音交替现象的讨论

一、关于古韵部问题的讨论	[81]
--------------	--------

1. 关于《说文》声训古韵部分布表	[81]
2. 关于同部相训与异部相训	[84]
3. 不同韵部之间语音交替现象的对应性	[85]
4. 未见发生语音交替的韵部	[89]
5. 关于冬部的问题	[91]
6. 《说文》声训古韵部分布表(副表)及其说明	[94]
二、关于古声纽问题的讨论	[97]
1. 《说文》声训古声纽分布表(主表)	[97]
2. 对戴震所谓“五音大限”与“同位”说的讨论	[98]
3. 关于“位同”说	[101]
4. 未见发生语音交替的声纽	[103]
第四章	
对同源词之间音义相对对应关系的考察和讨论	
.....	[106]
一、对音义相对对应关系的考察	[106]
1. 源义素为“崇高”的语词	[107]
2. 源义素为“分割”的语词	[110]
3. 源义素为“丛聚”义的语词	[112]
4. 源义素为“句曲”的语词	[114]
5. 对其它几组语词音义相对对应关系的考察	[116]
二、关于音义相对对应关系的讨论	[121]
1. 音义相对对应与同源词声、韵分布的重心	[122]
2. 同源词之间语音交替的限度和不同系统	
同源词声韵的重合	[125]
3. 音义相依的本质	[128]

第五章

关于同源词派生的若干问题	[132]
一、“同状异所”、“异状同所”与 同源词的派生	[132]
二、新词派生与派生关系的确定	[136]
三、新词派生与词的分化	[143]
四、从词性对应关系上看同源派生	[148]
五、古人的观念对派生新词的影响	[156]

【下编：《说文声训音谱》】

《音谱》说明	[161]
第一类：歌类	[163]
歌类音谱	[165]
第二类：合类	[242]
合类音谱	[243]
第三类：灰类	[261]
灰类音谱	[263]
第四类：屑类	[318]
屑类音谱	[319]
第五类：帖类	[341]
帖类音谱	[342]

第六类：齐类	[360]
齐类音谱	[361]
第七类：模类	[392]
模类音谱	[394]
第八类：侯类	[457]
侯类音谱	[458]
第九类：萧部	[493]
萧类音谱	[494]
第十类：豪类	[521]
豪类音谱	[522]
第十一类：咍类	[546]
咍类音谱	[547]
主要参考文献	[579]
后记	[583]

【上编：《说文》声训论】

回 绪 言

一、题 旨

本书对《说文解字》中的声训现象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以求对许书声训的情况做出客观的阐释，并借助许书声训的资料，探讨上古汉语声纽与韵部历史语音交替的状况以及同源派生过程中音义关系的一般规律。

1. 本课题是《说文》研究的一个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文解字》是东汉古文经学派著名学者许慎的代表作，是一部以分析先秦经典文献文字形体结构为手段，说明音读、解释词义的小学专著。由于许慎对古代经典有精深的研究，加上所依据的材料可靠，分析字形、解释词义的方法正确，所以《说文》一书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对《说文》的研究历久不衰。然而以往的学者在《说文》上所下的功夫大抵局限在对《说文》的校勘、对《说文》训释的疏通证明、对《说文》条

例的揭示，以及依据《说文》训诂对经典文献进行解释等几个方面。段玉裁等学者虽然注意到许书中以双声叠韵或音同音近的关系训释词义，却未能就《说文》声训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清季邓廷桢作《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初步搜集了许书中以双声叠韵关系进行训释的情况，但材料的搜集比较粗糙，而且仅仅抄录《说文》训诂，指出双声叠韵现象，而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总起来看，清代的《说文》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但若论从语言学、文字学的高度对《说文》进行研究，却还不够。

现当代的学者，大多对《说文》非常重视。章太炎作《文始》，开创了利用《说文》归纳整理古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工作。黄侃先生指示了研究《说文》声训的道路，并作了具体示范。沈兼士、杨树达等前辈学者对《说文》中的声训现象都高度重视，每每运用许书声训解释文字训诂中的问题。前辈学者对《说文》的研究为我们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然而，时至今日，在《说文》研究中有一项基础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就是对《说文》中的声训现象进行穷尽性的分析和全面的研究。

从事这项工作有相当的难度。首先是工程量大：《说文》正篆9 353字（据陈昌治一篆一行本，今大徐本实有9 430字），说解133 441字（段玉裁说实有122 699字），对其中被训释词与训释词之间的声义关系进行全面的考查和分析，需要做许多烦琐细致的工作；其次是要求有多方面的知识：需要综合运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词汇学、词源学的有关知识，还需要对上古汉语文献中的语言现象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才能对被训释词与训释词之间是否存在声训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第三需要运用较先进的手段对考察和分析的结果进行综合的处

理。现在我们有条件在前人对《说文》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计算机编程的高科技手段，来进行这项研究。这样我们可以做到从微观的具体的分析入手，从宏观的角度对《说文》声训数据库所提供的资料进行观察，并进而利用这些资料对有关上古音的问题与同源词问题进行讨论，检验前人的成说，并就一些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这是全部《说文》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是我们选择本课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2. 本课题是声训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

声训现象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经偶有出现，不过那种声训往往不是一种单纯的训诂手段，而是伴随着阐释某种思想而使用的一种方法。东汉章帝时由班固整理而成的《白虎通义》是一部以声训为主要训诂手段来“通经释义”的著作，东汉末年又有了刘熙的《释名》。这些反映了古人对声音和意义关系的逐渐明确的认识。

宋代疑古之风盛行，新说迭出。王圣美倡右文说，主张凡字皆以右旁之文为义（载沈括《梦溪笔谈》十四）。这种说法概括虽不够严密，但他指出了形声字声符带意的现象，与文字的同源孳乳有关，因而对声训研究有重大启发。沈兼士先生称右文说：“于古韵学，古文字学，训诂学皆有开山之功”（《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对右文说给予了高度评价。

清代古音学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大批学者依据他们对上古音的认识，以声音通训诂，注释古书，整理文献，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成就最为卓著。王念孙作《广雅疏证》，提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以